

松叶文丛

东南大学出版社

乱花漫拈

躲斋著



乱花漫拈

卷一



躲

斋著

东南大学出版社

乱

花

漫

拈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乱花漫拈/躲斋著. —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
2004.8

(松叶文丛/徐雁主编)

ISBN 7-81089-627-X

I. 乱… II. 躲… III. 社会科学—文集

IV. C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30239 号

丛 书 名 松 叶 文 丛

书 名 乱花漫拈

著 者 躲 斋

出版发行 东南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南京四牌楼 2 号 邮编:210096

电 话 025-83792327 83792214(发行部)

传 真 025-57711295(发行部) 83362442(办公室)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扬中市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50×1168mm 1/32

总 印 张 89.5 总字数 2 224 千字

版 次 2004 年 8 月第 1 版 2004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160.00 元(全 8 册)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躲 斋

序

始识躲斋已是五十年前事,其时躲斋年青风华正盛,我很惊讶于他对于西洋美术和文学已具有异常丰富的知识。未久分离,待八十年代再相遇时,各各都已进入中年甚或老年的人生旅程了。但正是这近二十年时相过往,谈艺论文弥感欢愉。如今编入此集中的大都是短文,而其所涉的面却甚广,不惟有文学艺术,抑且也不乏历史掌故和哲学思考,这正表明躲斋的兴趣广泛,同时又是其数十年如一日对于书籍所怀的深情的耽爱。当代有些老一辈的文家也是从耽爱书籍开始,然后发为文章自抒胸臆,不求功利目的,这样的文无疑最可喜可读。躲斋虽未必臻此化境,然其庶几乎。

集中有些短文是我所欣喜的,如有关周越然《言言斋西书丛谈》和《言言斋性学丛谈》的两篇序文。三十年代周氏居海上以编《英语模范读本》成为商务印书馆垄断全国的初中课本,周氏即以所得购置书籍。他购书取人所不取,或人所不知而他认为有价值的奇书僻书。这和当时的藏书家若长乐郑振铎以及今之黄裳氏都不相同。躲斋两序抉择幽微,对于今天的读者来说极具有可读性。

此集中亦有长文,可见作者所蕴积的学识之深厚,我特别要指出的是作者为徐慕云《中国戏剧史》新刊本所作的导读。与作者交久而竟不知他对于戏剧史演变有如是深邃的知识和见解。导读其实并不易写,躲斋此文可谓得其要领,未坠入烦琐称引中。长文短文要能广知识,饶兴味,足以永日,书名《乱花漫拈》正合此意。

夫子曰文莫吾犹人,自古以来这应是衡文的最高标准。后学夫谁能望夫子之项背,但如果把这翻为通俗的话来说,文只要

出于内心,出于常月读书有得,都可说是可读的有用的文,对于
躲斋此次结集,我是作如是观的,相信读者亦会有同感。是
为序。

鲲 西

2002 年 12 月 6 日

题 记

这原不过是些读书笔记。读罢书,有点想法,写下,便成了这些短文。或者可算作“心得”,所以曾名为《书得》。为此,曾作题记如次:

“书得”者,读书一得的简称罢了。

这一得,乃愚者之一得,或读书的心得。其中或有道人所未道者,但并不都是这样。

或曰:读书贵乎心得。如果既谬又浅呢?

如今改《书得》为《乱花漫拈》,是效颦于前贤。鲁迅有本绝佳的回忆录《旧事重提》,后改称《朝花夕拾》。先生说“带露折花,色香自然要好得多”,诚然。

可惜改了书名改不了文章的芜杂,“乱”不就是芜杂,不过,毕竟带露折花,色香不一。但如果读者因此想起白居易的名句“乱花渐欲迷人眼”,以为定然赏心悦目,这就不免受了书名的蛊惑。其实并不如此,不过是一些或浅乃至或谬的读书心得罢了。

2003年7月,躲斋

目 录

序(鲲鹏)	(1)
--------	-----

诗文识微

鲁迅对瞿秋白“有所保留”吗?	(1)
世纪回眸说经典	(8)
鲁迅小说的结集	(10)
关于鲁迅诗风	(12)
有关鲁迅笔名的另一说	(14)
切实而不朽的悼念	(16)
周作人早期佚文窥测	(18)
《知堂书话》	(21)
想到胡适的诗	(23)
《女神》时期的郭沫若	(25)
忘不了冰心的诗	(27)
小诗再议	(29)
宗白华的《行云》	(32)
汪静之的情诗	(35)
多才多艺刘半农	(37)
茅盾的《楚辞选读》	(39)
关于张资平	(41)
告别绿漪	(44)
林语堂的定位问题	(46)
林语堂的《苏东坡传》	(49)

爱情之外的徐志摩	(51)
徐志摩的宁海老家、故居、新墓	(55)
纪念闻一多百年诞辰	(59)
再谈闻一多的诗	(62)
重读卞之琳诗	(65)
王独清的两部自传	(67)
想到陆蠡	(69)
戴望舒的寂寞	(71)
戴望舒的诗论	(74)
雪峰的诗	(76)
重读沈从文晚年巨著	(79)
从沈从文想到陈梦家	(81)
我读钱锺书	(83)
读《干校六记》	(85)
唐弢书话的艺术追求	(87)
朱光潜的一份书目	(89)
梁实秋晚年情书	(91)
杂忆夏(衍)公	(92)
流沙河的诗	(95)
忆马茂元先生	(97)
关于《文学因缘》	(102)
说说林译	(103)
王国维的三大经典	(105)
独步当代的译注	(107)
刘大杰的《中国文学发展史》	(109)
文学史的“视角”与“规律”	(112)
中国近代文学年限杂议	(114)

重读《闲话三分》	(116)
岂仅止于说园	(118)
居室雅趣与人品	(120)
叶灵凤的《香港方物志》	(122)
曹聚仁笔下的“七宝”	(123)
王梓坤的《科学发现纵横谈》	(125)
垂老读童话	(127)
孩子,感谢“五四”吧	(129)
莺莺不宜“起舞”	(132)
观剧偶识	(134)
脸谱起源之我见	(138)
上海皮影一脉	(140)
皮影起源管见	(144)
中国第一部戏剧通史	(146)
可以避免的遗憾	(148)
《言言斋西书丛谈》序	(150)
《言言斋性学丛谈》序	(154)
赵景深的藏书情怀	(157)
茨威格的收藏理念和方法	(159)
藏书史之羽翼	(162)
为“藏书楼”正义	(165)
从《钱竹汀日记钞》想及	(167)
“续书皆狗尾”辩	(169)
再谈续书	(171)
“全集”不全	(172)
诗之不可译与非译不可	(174)
诗的直露美浅议	(176)
禁不绝止不住的禁书	(179)

悼词今昔	(181)
“姝”字问题	(182)
书,各有各的情趣	(184)
李白的赋	(187)
王维的第四绝	(189)
白居易向民歌学习一例	(192)
欧阳修的“插柳”之作	(194)
读元好问	(196)
关于归有光	(198)
徐渭的《南词叙录》	(199)
阮大铖的《燕子笺》	(201)
关于《如意君传》	(203)
《如意君传》的成书年代	(206)
《童痴二弄》	(209)
疏浚心灵的消暑珍品	(211)
捉摸不着的悲凉	(213)
不必为唐伯虎避讳	(215)
徐经者谁?	(217)
再读《浮生六记》	(219)
读《笑林广记》	(221)
曹雪芹的诗才	(223)
《唐诗三百首》的生命力	(224)
《史记菁华录》的识力	(226)
“旧时相识”解	(228)
也说“推敲”	(229)
“老妇出门看”勘误	(231)

关于“落英缤纷”	(232)
千古之惑说“小山”	(233)
《祭妹文》之“诺已”	(235)
“国家兴亡”与“匹夫无责”	(237)
《妇病行》断句	(239)
《夸父逐日》我解	(240)
唐琬《钗头凤》	(241)
王夫之二首词赏析	(243)
屈大均三首词赏析	(247)
梁启超一首词赏析	(251)
项廷纪一首词赏析	(253)
自然主义理论的忠实实践	(256)
重温王尔德	(259)
劳伦斯的中国风波	(267)
中国第一部《普希金文集》	(271)
普希金在中国二三事	(274)
编一部“莫洛亚文集”如何	(277)

读史散札

西施结局之谜	(279)
秦皇系私生之疑	(281)
张衡不只作《同声歌》	(283)
书简中的王羲之	(285)
关于黄道婆研究的几个问题	(286)
王韬在港史料钩沉	(297)
齐如山笔下的同文馆	(300)

“五四”运动三烈士	(303)
党的“一大”保卫者王会悟	(306)
关于“少年中国学会”	(308)
隋代的刑律	(311)
儒生的“清通”与“鄙俗”	(313)
以文取士	(314)
从佛经的翻译想到今天	(315)
国史的“官修”与“私修”	(317)
音韵学与隋的统一	(318)
关于冯道	(320)
五代南方的分治	(322)
南唐三主和蜀主	(323)
五代严刑乱杀二例	(324)
五代的县官	(325)
甲午二事	(326)
日军旅顺之屠	(327)
李鸿章出使俄国	(328)
关于曾国藩	(329)
关于谭嗣同	(330)
关于严复	(331)
关于林则徐	(333)
王鼎死荐	(334)
青史与歧路	(336)
冤狱、悬案、安定	(337)
太平天国俸钱制的联想	(338)
洪秀全的任用私人及其他	(340)
关于容闳	(341)

列强在甲午前后侵略中国的变化·····	(343)
---------------------	-------

思辨浅想

怀疑与怀疑哲学·····	(344)
“人类最高的完善”·····	(346)
先哲的悲剧·····	(347)
不可简单化·····	(348)
人类痛苦的根源·····	(349)
伊壁鸠鲁、卢克莱茨与王维·····	(350)
关于“民”·····	(351)
现代哲学史家的任务·····	(352)
老子：唯物乎？唯心乎？·····	(353)
神与形·····	(355)
慎到的“弃知”·····	(356)
荀学与儒法并用·····	(357)
天人感应种种·····	(358)
术语与句读·····	(359)
“哀莫大于心死”·····	(360)
从“听于神”想及·····	(361)
智慧与幸福·····	(362)
关于“天命”·····	(363)
日常用语与哲学·····	(364)
孔子在中国的命运·····	(365)
本义的寻求·····	(366)
哲学与改造世界·····	(368)
一种斗争手法·····	(369)
杂议“救人一命”·····	(370)
曹操的“唯才是举”·····	(372)

列宁的一个论断.....	(373)
鲁迅与庄子的分野.....	(374)
关于客观规律.....	(375)
“专”与“博”	(377)
法治与礼治.....	(378)
从孟姜女哭长城想到的.....	(379)
先秦哲学.....	(381)
两则《论语》的回忆	(383)
关于爱情.....	(384)
后记.....	(386)

诗文识微

鲁迅对瞿秋白“有所保留”吗？

——与周建人先生商榷

八年之前，在《光明日报》上读到周建人纪念鲁迅诞生九十周年的文章时，曾经想就鲁迅与瞿秋白的关系问题与周先生商榷。但是，那时正是“四人帮”横行的时候，瞿秋白问题更属“禁区”，如果提出“商榷”，纵使周建人虚怀若谷，愿意共同探讨，只怕滥施淫威的“四人帮”也不会容许。因此，这个问题就一直搁在心里。

而今，“双百”方针得到了贯彻，“争鸣”探索的风气逐渐恢复。庆幸之余，不禁又想起老问题。因而不揣鄙陋，不避冒昧，草此拙文，以就教于周建人以及学术界的同志们。